

07 / 岁月

孽海自由花

——代名妓赛金花「出走」以后

湖南教育出版社

李冬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孽海自由花：赛金花“出走”以后 / 李冬君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12
ISBN7-5355-4931-4

I. 孽... II. 李... III. 赛金花 (约 1872~1936) —生平
事迹 IV. K82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122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xdwh.com.cn / 实名：兄弟文化

www.brotherpublishing.com

www.brotherpublishing.com.cn

孽海自由花：一代名妓赛金花“出走”以后

岁月 07

著者：李冬君

出版人：丁双平 李永平

责任编辑：符本清 张 辉

市场总监：张 辉

出品：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出版：湖南教育出版社

E-mail: editor@xdwh.com.cn

社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邮编：410007

印刷：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00 千字

印张：8

版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5-4931-4/G·4926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序 她的灵魂与鲁迅相遇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这是娜拉离家出走时的话，她的摔门声惊动了欧洲，传到中国，唤醒了那时的思想者。当“娜拉主义”不胫而走时，鲁迅问道：出走以后怎么办？

这著名的一问，问出了两条路，是堕落，还是回去？面对如此严峻的拷问，思想界沉默了。鲁迅本人则在《伤逝》中，通过“子君”作了回答。

子君像娜拉一样，从旧家庭、旧礼法中出走了，可结果呢？

对爱的追求，却经不起日复一日的生活的煎熬，当美丽的憧憬之泡影，在眼前消失时，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用爱来拖累着爱人一起下沉。

于是，她像当时出走那样决然的回去了。回去不是出路，是死路。

鲁迅用子君之死，回答了“娜拉出走以后……”。可明明还有另一条路，他指出来了，却根本不考虑，整个思想界对此都视而不见，那就是堕落。

如果有可能学做一个独立的人，那为什么还要称之为堕落？鲁迅先生在此停止了思考，思想界也跟在先生的后面裹足不前，没越出他画的两个圈圈。

堕落五花八门，但针对独立女性而言的，一般是指做妓女，这毋庸讳言。可为什么做官就是青云直上，就能光宗耀祖，而做妓女一律就是堕落呢？

鲁迅先生说，自由不是钱可以买到的，却可以为了钱而卖掉。

思想的重锤，砸在现实的铁砧上，真理响当当！可做妓女卖的是自由吗？先生误矣。

做妓女卖的是性，而非自由，当然很大一部分妓女，对于自由还缺乏自我意识，是连性和自由一起卖的，但有了自由意志的妓女，则卖性以求自由。

不是所有的妓女都是“被损害，受屈辱”的一群，有的因为自尊。

她们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选择了“反求诸己”——自立的生存，不依赖男人和家庭，因此，男权社会的评价往往扼杀她们，否认她们的独立精神。

反倒是那些期待王权收买和被王权买断了的士人，他们寄生于王权主义，哪还有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是“受屈辱”的一群！

他们到妓女那里去，还能闻到一些自由的气息，听到一点独立的声音，还有人用性与爱，来修补其“被损害”了的人格——“受屈辱”的文化个体性。

他们是性交易中的买者，妓女能给予他们的，不单纯是性，还以自由化激活了他们的自尊。自尊，王权给予不了，旧礼法也给予不了，它来自爱情。

如此，我们才读懂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理解了他为什么要在妓女身上树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文化的伤心人啊，他寄托甚深。

就算是堕落吧，如果堕落能多少维持一点她的独立性，哪怕仅仅是提供一点独立人格的憧憬，何不就让她堕落呢？这总比“回去”——死路一条的好。

为此，而挣扎，而奋斗，近代以来不乏其人，赛金花可算一个代表。

赛金花一生，有两次出走，第一次出走，是去寻找状元，为此，她上了花船；第二次出走，状元死了，她失落了目标，命运的惯性使她退回了青楼。

几度挣扎，她再显风流。当慈禧太后带着被囚禁的皇帝，在洋人的枪口下逃走，她却挺身来救国了，因为她来自太湖流域，妓女都有爱国主义。

明末清初，名士和妓女那些热血香艳的往事，早已进入她的生命里，化作潜意识，妓女卖身救国，而太后却卖国救身，两者相去，何啻云泥？

经此变故，她看清了朝廷的本质，第二次出走，便与革命者相依。

她第一次与状元的结合，那是“梦想”的结合；而第二次与革命者的结合，那是在饱经忧患、阅尽人生之后，洗尽了铅华的真性情的结合。

这次结合，她用了自己的真姓名，自我意识已然觉醒。

她说，我一生难忘两个人：一是洪文卿，一是魏斯灵。

洪状元爱我年轻貌美，只是救我出火坑，是恩情；魏先生爱我风尘知己，却是还有一个“人”的尊严，是真情。对比起来，魏比洪更多几分情。

她跟着洪状元，锦衣玉食，做过公使夫人，却像娜拉一样，只是个玩偶，从未获得人的尊严；跟着魏斯灵，粗茶淡饭的过日子，却有人的尊严。

魏斯灵死了，她为革命者守节，不再出走，因为她有了人的尊严。她用了自己的一生，来“学做一个人”，一旦修成正果，便为此贡献余生。

鲁迅先生曾说，易卜生是个问号，不失绅士风度；肖伯纳是惊叹号，像个斗士。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也是个问号，思想界谈起来不失绅士风度。

而赛金花的一生则是惊叹号，思想界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已有鲁迅先生的一句“九天护国娘娘！”的评语，而被封在那里，思想在这里稍息。

而娱乐业却对她感兴趣，还有流言蜚语，贴在她身上，如附骨

之蛆。

当娜拉的话题，在中国流行时，没有人对赛氏究竟是如何“学做一个人”的感兴趣，更没有人对如她所言的，是否真的修成了“人”的正果感兴趣。

好事者，饭后剔着牙，说起她的往事，从牙缝里往外剔。

娜拉在西方出走，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而她在中国出走，却成了饭局里的谈资。没人把她的出走，当作一个问题，只是对她的遭遇好奇。

例如，人们关心的是，她和瓦德西，是否睡过太后的床第？

从八大胡同到中南海，她在哪条路上，走来走去……

1936年，她在贫病交加中逝世。这一年走的，不止她一人，还有鲁迅。

假如他俩在天上相遇，她问鲁迅：你是那么同情女人，写了“娜拉出走以后”和“伤逝”，为什么要指责我这个不幸的女人呢？就因为我是妓女？

鲁迅会怎样说呢？他还会说我一个都不放过吗？我相信，他会忏悔。

目 录

引子：女人“出走”	002
1 年龄跟梦想走	004
2 榜名跟财运走	006
3 好一朵“孽海花”	009
4 大隐隐于“妓”	012
5 烟台名妓转世	014
6 逃！她出生了	016
7 在阿奶的培养下	018
8 爱吃“状元饭”	021
9 妓女爱国主义	024
10 曾国藩复兴“娼”业	029
11 她“出条子”了	032
12 有野心的“条子”	034
13 她也是“状元”	037
14 梦想跟着他来了	039
15 梦鸾，还在梦中飞	042
16 他要去上任	044
17 他以“使”为镜	046
18 她的“新世界”	048
19 她有新感觉	050
20 她唤醒了“中国风”	052
21 宴会女主人	058
22 “星使如夫人”	061

23	初识立山大人	063
24	她得了“梦瘥挛”	065
25	做天下观学问	067
26	天下观里看世界	070
27	学问变成了笑柄	074
28	他在天下观里抑郁	077
29	“中国”也被“经纬度”	080
30	中体西用的元史研究	083
31	从“埋头”到“行走”	086
32	“梦想”不是“归宿”	088
33	是“出走”还是逃走	090
34	她走出“状元之家”	092
35	她走了,死神悄悄来	094
36	洪家的故事稍息	096
37	从梦里出来入戏里	098
38	她盖了“四大金刚”	101
39	四马路上的文化产业	104
40	“书寓”和书馆携手	109
41	自由化的文人和妓女	113
42	四马路的“茶花女”	115
43	王韬知否曹梦兰	118
44	《时务报》的发行量	120
45	“时务”成为时尚	123
46	《时务报》的两条路线	127
47	梦兰的亏空与尴尬	130
48	“官体商用”的天津	133
49	候家后里的“赛金花”	137
50	她在京津之间走动	141
51	胡同里的京剧和“像姑”	144
52	立山府上结交王爷	148

53	荣禄包了赛金花	151
54	她被袁氏笑纳之	154
55	君子死,正义尽	158
56	她第一次乘火车进京	161
57	老佛爷碰钉子	163
58	立山同情皇帝	167
59	立山跟她交了底	171
60	皇帝为中国哭泣	174
61	宁为皇帝墓志铭	177
62	逃难中听说立山死了	181
63	还是荣禄有见识	184
64	是友谊不是战利	189
65	绿蒂发现文明之蛆	193
66	国难中的小女子	197
67	卖国救命的老女人	200
68	为国献身的爱情	204
69	怀念那匹英雄马	208
70	小女子的大见识	210
71	她用爱的说服力	213
72	瓦德西向她行军礼	216
73	皇帝撰文褒奖她	219
74	妓业里的陷阱	222
75	她为英雄收尸	225
76	她为什么会入狱	228
77	汉奸的几句“闲话”	231
78	她与朝廷决裂了	235
79	牵牛花,要以革命往上爬	238
80	她为革命者守节	241
	参考书目	246

07 / 岁月

孽海自由花

——一代名妓赛金花「出走」以后

李冬君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引子

女人“出走”……



《赛金花本事》封面

赛金花一直很火，上个世纪就火。

写小说的，搞戏剧的，拍电影的，都瞄准了她。

她是美女，还是妓女，而且能说德语，真是很有戏。

可作为一个花街柳巷的女子，她当然也很迷离。

她的一生，有两次出走。第一次年龄很小，她走上了花船，虽说被人引诱，但没有被人拐骗，因为她心甘情愿，家里人知道，睁只眼闭只眼。

自从被引诱上了花船，她就从一名雏妓，几度挣扎成了花魁。

她那么美，命运眷顾了她一次，使她成为“状元娘子”。

还作为“公使夫人”，随丈夫洪钧出使欧洲，洪病歿，她再次出走。



晚年木雕像

赛氏活着的时候，就很火。她亲自为《赛金花本事》封面题字，为赛金花话剧题字，晚年还成为木雕艺术家的模特。

有了“状元娘子”、“公使夫人”的招牌，她叫响了花花世界。

庚子事变，她用软依的苏味儿德语，奉劝过瓦德西。

慈禧太后不可一世，却逃跑了，中国的外交要靠妓女。

第一次出走，她成了“公使夫人”，第二次出走，成了“护国娘娘”，两次出走，都很风光。但这不是结局，不走了，才算结局。

不久，瓦德西走了，太后回来了，她被撵出京城。

后来，她又从良了，嫁了比她小的革命者魏斯灵，结果呢，魏又先死了。她不走了，呆在北京居仁里胡同16号，为革命者守节，悲了此生。

三个女人一台戏，一个女人跟三个男人呢？更有戏！

好事者，饭后剔着牙，说起她的往事，从牙缝里往外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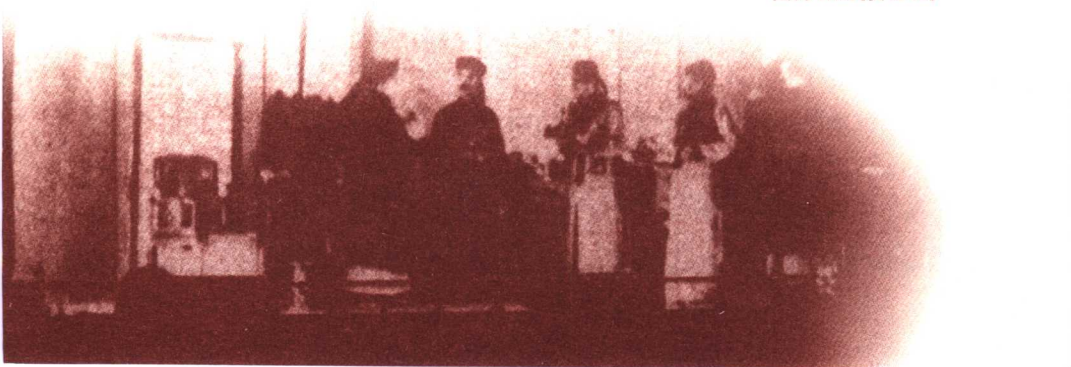
娜拉在西方出走，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而她在中國出走，却成了饭局里的谈资。没人把她的出走当问题，只是对她的遭遇好奇。

例如，人们关心的是，她和瓦德西，是否睡过太后的床第？

从八大胡同到中南海，她在哪条路上，走来走去……



话剧赛金花海报



年龄跟梦想走

赛金花确切出生于哪一年？

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有三四种。

一说生于 1864 年，即同治三年。

《赛金花故事编年》说她于“是年十月初九日，生于苏州。”

一说生于 1872 年，即同治十一年。

《赛金花系年小录》说：“同治十一年壬申，赛一岁”。

还转录了赛的自述：“我的祖籍是徽州休宁县，而我却是生于苏州虎门附近的萧家巷。那时是同治十一年。”与上说相差了八年。

一说生于 1874 年，即同治十三年。

1936 年 12 月 4 日，上海《大晚报》报道：

“赛金花今晓病故，年六十二岁。”

由此上溯，而认定赛金花出生于 1874 年。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诸如 1871 年等。

赛本人言及身世，也前后矛盾。时而称自己生于同治十年辛丑年（即 1871 年），时而又称自己生于同治末年甲戌年（即 1874 年）。

她谈到母亲时，顺便提起自己的出生：

“我的母亲苏州人……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

提起小阿金诱她上花船，她说自己才十三岁。

“我十三岁那年，出去的工夫不多，就认识了洪先生。”

她声称，那时她才十四岁，而洪先生已整五十了。

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她应该出生于1864年。例如，她有个弟弟，生于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她生前对人说过，有个弟弟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期间，她曾回苏州料理丧事。

当时，他弟弟已是“中年”人，遗有一妻，无子。

既然是“中年”人，年龄就应当在三十岁以上了。

她的义仆顾妈，曾向人说起“太太有个兄弟，比她小七八岁，早就故世了。”以此推论，她自称生于1874年是不可靠的。

还有另一个证据，是洪先生对她说的一句话：

“我年倍于汝，他日倘若不测，当畀汝五万金以终老。”

那一年，“洪先生已整五十了”，如“年倍于汝”说可信，那她就应该有二十四五了，以此来推算，她也应该出生于1864年。

另外，你试想一下，十四岁的丫头，能履行“公使太太”的职责？

1886年，她正式为妓，阿金比她大一岁，却已嫁了两次，如她为十三岁，那么阿金只有十四岁了，十四岁便先后嫁过两个丈夫，可能吗？

诸多矛盾表明，赛金花确实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

她辞世后，顾妈承认：“太太成仙时，的确已过了七十。”

由此可见，她自述的“十四岁嫁洪先生”，是靠不住的。

她一再强调，十三岁从妓，十四岁就嫁了洪先生，是有原因的。原因有两方面，她自己这方面，年龄小，也许能卖个好价。而洪先生那方面，也要有个能遮羞的说法，帮他下决心下。最好的说法，莫过于她天真无邪，误入歧途，刚一失足，就被他救了。

状元救美，这是她的梦，以一生而求之的梦。为了这梦，她说了一辈子的谎话，把自己都说糊涂了。她就是为了这个梦才出走的，死了也要把梦带走。

出生在哪一年并不重要，她的人生，要以这梦为枢纽。

榜名跟财运走

朝廷有“金榜题名”。

妓院有“花榜题名”。

两者通称为“榜名”。

朝廷的“榜名”，属于文化规定性。

而妓院的“榜名”，则从文化退到自身。

在文化规定性里，男人要上进，却没有退路，妓业不属于男人，起码在文化上，是这么规定。可男人有时很苦，也想找个退路。

退隐“林下”吧，没有收入；归去务农吧，太辛苦。

而女人，命中注定了，比男人多一条路。

她进有家庭，退还有自身。她自身，就是自己的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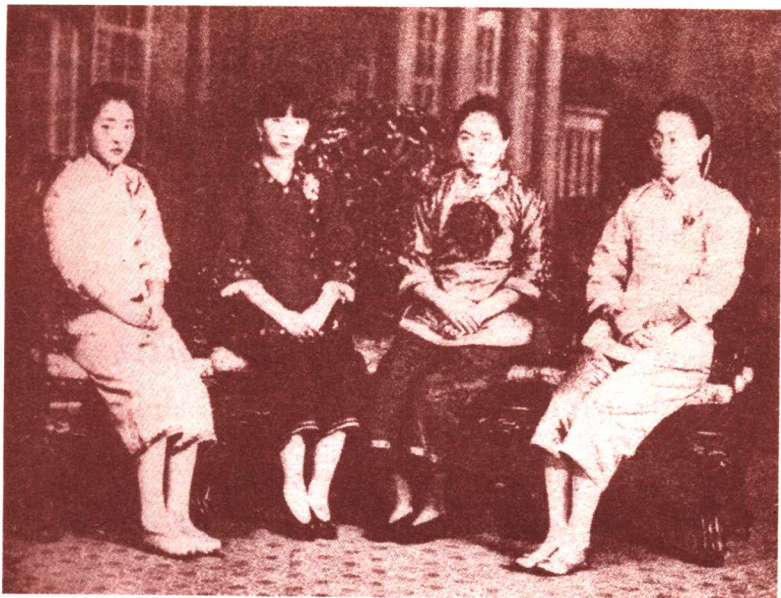
赛金花一次又一次出走，从文化规定性里出走。

她的每一次出走，其实，都如孟子所言，都是退到自身的“反求”。

她的“反求”，当然不是圣化的道德“反求”，而是自由化的存在“反求”。人是文化存在，被文化规定本质，而“反求”，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她的存在很具体，首先要有饭吃，能活下去。

还有梦想，对状元的梦想，那是她的“存在主义”。



上海选举花国大总统

某妓着一“香”字，便有“春香”、“秋香”、“梅香”等，排着“香”阵，一溜向你走来。进入民国，春梅秋香从头到脚，都跟着政治时尚走。七分裤爆料的是带有“诠释功能”的天足，改头换面以后，全都是国家首脑级别的脸，左起副总统宝琴、总理笑意、大总统徐第、副总统王宝玉。她们是1919年上海的花魁。这与当年赛金花在扬州一举夺得花魁比，已是另一番时尚了。

戏曲里，妓女和状元有缘，有那么多爱情故事，讲不完。

可要交好运，先要有个好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她的阿奶能讲究，给她起了个乳名叫“彩云”——财运，她理解阿奶的苦心，在乳名前面，加了个“富”字。这就是她的“榜名”了：“富彩云”。

渐渐的，习惯了，人们把“富彩云”当作了她的姓名，“富”亦转化为“傅”，她的愿望，也含而不露，于是“富彩云”就变成“傅彩云”了。

“榜名”的选取,通常有两种途径。

其一是,自己给自己取名,将乳名稍做改动,赋予某种意味。

其二是,老鸨来取名,以方便为主,依次排列,如,某妓着一“香”字,便有“春香”、“秋香”、“梅香”等,排着“香”阵,一溜向你走来。

成了名妓,还有名号,后来“赛金花”就是名号。

她本姓赵,生于苏州,取名“灵飞”,姓名:“赵灵飞”。

乳名“彩云”,是阿奶在她五岁那年,为她起的名。

阿奶生于没落之家,自幼富贵,哪想嫁入赵家后,家世一天天败落,她好强,有心想要重振家业,便把希望寄托在孙女的身上,“彩云”二字,含“财运”之意。

果然应了“富贵和财运”,此后,她的身价高涨起来。

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正月(1887年),梦想成真。

“富彩云”终于嫁给了年龄比她大一倍的苏州状元洪文卿。

洪文卿以自己的姓氏,为其取名“洪梦鸾”。

她的梦想,宛如凤凰,真的飞起来了……